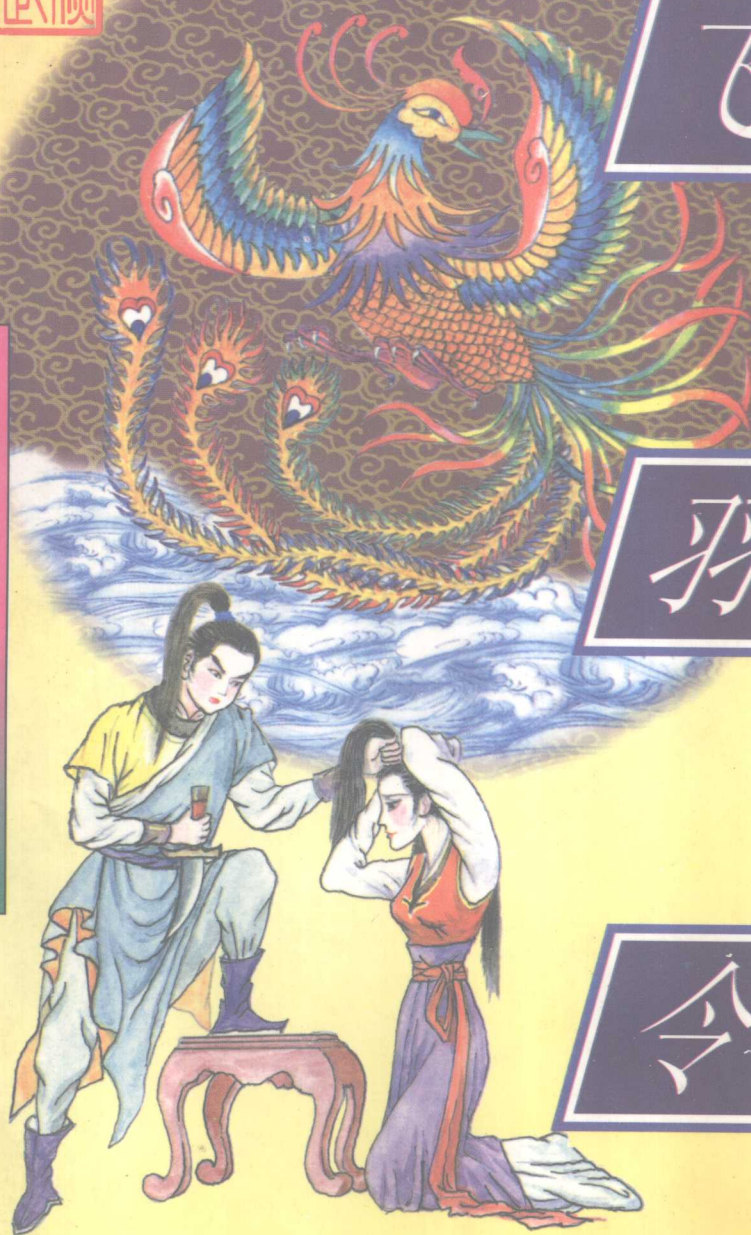




远
方
出
版
社



飞

羽

令

版权所有．翻印必究



忆文作品集



远 方 出 版 社

责任编辑:胡丽娟

封面设计:新 天

忆文作品集之二十七:

飞羽令

作	者:忆文 著
出	版: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
社	址:呼市新城区老缸房街 15 号
印	刷:新乡市印刷有限公司
厂	址:新乡市郊区北干道西段
经	销:全国新华书店
开	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	张 196.5 字数 3452 千
版	次: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印	数:1-5,000 册
统一书号:	ISBN7-80595-431-3/I·215
定	价:332.20 元(本套 18.80 元)

(如有装订、印刷错误,请与承印厂联系)



责任编辑: 胡丽娟

封面设计: 新 天

忆文武侠经典珍藏本

忆文作品集

——代(精品典藏武侠)序

武侠大师忆文,原名王益文,祖籍山东临清,从小爱读古典文学,特别喜爱曹雪芹笔下的《红楼梦》。忆文性格好动,喜爱体育活动。他十八岁时考上大学,因家庭贫困,生活陷入困境,靠朋友帮助和外出打工就读于中文历史系。

在大学时期即酷爱文学创作,作品常发表在校刊及报刊上。毕业后,他曾在报社工作一年,因生活需要,开始写作武侠小说。

他自第一部《飞羽令》起,接二连三推出新作,共创作四十多部武侠巨著,有许多被香港、台湾书商买断版权,连港、台影视界也同忆文签订合同,一时成为商界的“红星”。

忆文武侠小说,内容曲折离奇,给予读者广大的幻想空间,尤其注重侠义理论与男女间的情感的谐调,被武侠界誉为金庸之后的又一位“侠坛”之星。

以作品内容而论,金庸、梁羽生的武侠小说注重历史环境表现,古龙的小说则根本不写历史背景,不受任何拘束。忆文武侠,又和三位大师不同,他不写历史,也不像古龙写人生观,忆文特出的是,以写情为主,每一部小说,都以情事为首,最冲破旧的写作规律和框式结构,写出现代“红楼梦”中的武侠爱情故事。

当忆文先生告诉我，他写《慧剑断情丝》这部书的最后结局，整整写了三个多月，为书中的主人公“袁中笙”的爱情故事，掉了半天的眼泪，他还说不知如何落笔来完成这部最后的香艳“情系”。

至于描写武功，梁、金、古三位大宗师各有自己的风格。但忆文武功不同，他描写的功夫，没有一定的规律，他没有一招一式，也没有金庸小说那种神话中的奇功，有的只有一种功夫，他自称为香艳中的“情功”，在“情功”中最发扬自成一派的武功。

忆文武侠，其中涉及性与男女相欢的场面太多，为保住原著风格，虽作了一些删节，但仍有一些“限制节”描写，愿读者用艺术眼光去阅读观看。

武侠小说现在有这样的地位，都是侠坛宗师们努力创作的必然结果。武林有句名言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，杰出的一代胜一代，这一点忆文小说中可以看见。

为了能使读者早点读到“忆文经典武侠”系列，远方出版社经过辛苦努力，终于隆重推出忆文四十多部武侠“爱情”故事。

为此，我代表作者深深感谢出版界的同仁，感谢阅读忆文武侠的侠迷朋友。因时间有限，书中有个别错误，请读者朋友们谅解，但愿能使忆文武侠，能成为你茶余饭后的好伴侣。

友人

、 1998年于香港希尔顿饭店

内容简介

本书是忆文先生的成名武侠小说。它描写了飞羽令令主为寻觅正直侠义的武林高手以主盟武林、匡正武林而与武林中的邪恶势力作斗争的故事。

为了争霸武林，萧舞阳广收羽翼。在他夺走了牵牛刀宋牵牛的老婆朱颜后，又企图借圣女陆起凤之手杀害宋牵牛。宋牵牛在归途中被化装成老头的朱颜相救。

正当满腹疑窦的萧舞阳对尚未失身的朱颜试图施行强奸时，储藏室突然火起。在萧舞阳获纵火的赵大娘欲加惩治时，突然接到一片凌空飞至的红色羽毛——飞羽令。自以艺冠武林的萧舞阳也不禁为这传说中不可抗拒的飞羽令色变，于是释放了赵大娘。

飞羽令的传说在中原武林中流传了三十年，而飞羽令主这个神秘人物，只有当年称雄武林的擎天一柱龙比干才见识过一面。龙比干深为飞羽令的超群武艺折服，便隐居碧萝山红叶谷，并嘱咐龙家子孙不再涉足武林。

龙比干的外孙女，年仅十三四岁的聂小莹而介入了与萧舞阳的斗争。在斗争中奇遇飞羽令主。

第三代飞羽令主就是朱颜。她欲推出龙行雨为武林盟主以匡正武林，并在洞中共学天绝剑法。

在龙行雨被萧舞阳用车轮战术战败行将待毙的紧急关头，失踪的聂小莹突然到来相助。她告诉表哥她遇到“神仙”，正在苦练用很短时间就能学到需几十年才能练就的武功，并将承袭飞羽令称号而继承寻觅盟主匡正武林的事业。

龙行雨和朱颜在与武林邪恶势力作斗争中，产生了爱慕之情。他在用天绝剑破了地灭刀并严惩比萧舞阳更加狠毒的阎武之后，便和朱颜归隐红叶谷。

本书故事波澜起伏，险象环生，既有刀光剑影，又有燕语莺声，既揭露了武林中的奸诈诡谲，又隐示了正义之将必胜。

目 录

(飞 羽 令)

第一章	英雄与狗雄	-----	(1)
第二章	七巧流星拐	-----	(19)
第三章	忍辱偷生	-----	(38)
第四章	谁是谁渔夫	-----	(56)
第五章	白虎神之拳	-----	(75)
第六章	初生龙降犊	-----	(93)
第七章	天龙真观虎	-----	(109)
第八章	玄真若观内	-----	(144)
第九章	似若观有情	-----	(163)
第十章	扑朔迷离	-----	(180)
第十一章	坐山观斗	-----	(198)
第十二章	气吞牛斗	-----	(212)
第十三章	人外有	-----	(230)
第十四章	如梦湖畔	-----	(248)
第十五章	宴无好宴	-----	(266)
第十六章	各弄机巧	-----	(284)
第十七章	重逢	-----	(302)
第十八章	项庄舞剑意在沛公	-----	(320)

第一章 英雄与狗熊

宋牵牛满脸杀气，手中紧握着一把牵牛刀。

“狗男女，看刀！”大吼一声，刀光连闪，滚落了两颗头颅。

好快的刀，头颅已落地，还没溅出一滴血来。

尸身也没栽倒，两具无头尸体，一男一女，还直挺挺地站在那里。

原来这是两个稻草人。

两具稻草人胸前分别粘着一张纸条，写上了名字，男的是“萧舞阳”，女的是“朱颜”。

宋牵牛额头上冒起了青筋，嘶叫一声，挥刀怒斩，顿时乱草纷飞，忽然左手一探，从萧舞阳身上抓下一片肉来，张口塞进了嘴里，狠狠的一阵狂嚼猛咬。

当然，这不是肉，只是一把乱草。

稻草没血，但他的嘴角却已渗出血浆，怒睁的双目也布满了血丝。

萧舞阳是谁？

朱颜又是个什么女人？

这两个人怎么会叫他如此恨透？

一架水晶玻璃屏风，一尊生满铜绿的古鼎，紫檀木镂花

的短几上还有匹白玉马。

陈设虽然不多，每样都很精致高雅。

敞开的花窗垂着一排紫色的流苏，窗外翠竹数竿，摇曳生姿。

一个穿着丝质长袍的中年人，舒舒服服坐在一张铺着锦垫的软椅上，斯文地吸了口香茗，目光转向窗外，喟然吟道：“三十功名尘与土，一片冰心在玉壶……”

他就是萧大爷。

萧大爷就是萧舞阳。

他年纪并不大，顶多三十出头，江湖上无论识与不识，都得称他一声萧大爷，因为他喜欢这种称呼。

他喜欢的事，一向都能如愿以偿。

正如他不喜欢过穷苦的日子，所以他永远有王侯般的享受。

从水晶风的左侧望过去是一幅珠帘，隐约可以看到一个对镜理妆的美妇人。

香肩半裸，呈现出一弯雪藕似的皓臂，乌黑的柔发披散如丝缎。

萧舞阳掉头望了一眼，满意地笑了。

长廊上响起了沙沙的步履声，由远而近，一个人似是已到门外。

“老宋吗？”萧舞阳问。

“是”

“请进”

进来的果然是宋牵牛，宋牵牛刀插在皮鞘里，皮鞘跨在腰下，额头上的青筋消失了，眼睛里也没有血丝，神色恭顺

而拘谨。

“你很准时。”萧舞阳望着窗外的日影。

“大爷召唤，小的怎敢怠慢。”

“你一点都不恨我？”

“恨？大爷莫非在说笑话？”

“这不是笑话。”萧舞阳一直瞧着窗外：“朱颜毕竟是你的老婆啊！”

“小的不配。”宋牵牛震颤了一下：“小的是个粗人，只配黄脸婆。”

萧舞阳笑了，莞尔一笑。

“这倒不一定，西楚霸王不是小白脸，但他却有个虞美人。”

“小的不是西楚霸王，只配作西楚霸王的马夫。”宋牵牛尴尬的笑了笑，自我解嘲的说：“还不知伺不伺候得了那匹乌骓马。”

萧舞阳大笑。

“过分谦虚就是作伪，我好像听说宋牵牛是江湖上公认的第一把快刀。”

“小的怎敢。”

“好像有人计算过，对方打了喷嚏，你已连发三十六刀。”

“这个……”

“这样快的刀，萧某人从来就没有见过。”打从宋牵牛进门，他还没正视过一眼。

“大爷见笑。”

“刀在身上吗？”

“在。”

“此刻拔刀岂不正是时候？”

“小的……小的……”宋牵牛怦然心动，伸手抓住刀靶，目光中忽然充满了杀机。

但杀机一闪而过，终于缩回了手，结结巴巴地道：“小的……小的……一向忠心耿耿……”

他不是不想拔刀，只是不敢。

并不是他胆子小，而是明知拔刀无用，莫说一把牵牛刀，纵然十八般兵器同时发难，也未必伤得了萧舞阳一根汗毛。

宋牵牛汗一淋，庆幸没有孟浪出手。萧舞阳翘首窗外，神色如常，似乎丝毫没有留意宋牵牛的举动。

“真的？”

“大爷明察，小的怎敢撒谎。”

“好。”萧舞阳笑道：“想不到你倒是条提得起放得下的汉子。”

“萧大爷夸奖。”

“关于朱颜的事，我会补偿你的。”

“小的不敢奢求。”

“你该知道，替我办事的人，我一向都不亏待，何况……”萧舞阳终于转过脸来，眼睛里充满了笑意：“对于你我加倍补偿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你跟朱颜相处了多少日子？”

“大概……大概……”宋牵牛涨红了脸：“一年零二十七天。”

“你记的很牢。”

“因为那天正是她二十一岁的生日。”

“一年零二十七日日子已不算短，照说也该够了。”萧舞阳眨眨眼睛，压低了嗓音：“老宋你难道不想换换口味？”

宋牵牛怔了一下。

他委实没有料到，萧舞阳居然说出这种话来。

萧舞阳大笑而起，拍了拍宋牵牛的肩膀：“有宗事劳驾一行。”

“大爷吩咐。”

“你可知道起凤山庄？”

“圣女陆起凤？”

“正是。”

“知道是知道，但……”宋牵牛眉头一皱，神情显得十分畏缩：“大爷找她做什么？”

“怎么，你怕她”

“听说圣女陆起凤嫉恶如仇，冷若冰霜……”

“冷若冰霜？”萧舞阳目光一闪，笑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，你碰过她？”

“小的没吃熊心豹胆。”

萧舞阳大笑，转身取出一柄镶珠匕首，在窗外的阳光照射下光采耀目。”

“你把这个带了去。”

“这是……”

“你只要将这匕首交给她，换回一样东西，但要记住，别顺着她，也别赞美她，她是瑶池王母，你就扮成玉皇大帝，君临三界……”

宋牵牛变色：“大爷莫非要小的前去送死？”

萧舞阳道：“你怕死？”

宋牵牛垂头不响。

“这倒奇怪，宋牵牛居然害怕一个女人。”萧舞阳笑笑：“好吧，我挑个不怕死的去？”

怕死？这是很丢人的事。

宋牵牛忽然抬起头：“去，小的这就去。”

宋牵牛走了，收起那柄镶珠匕首，大步而去。

他要为萧舞阳效命、卖力，因为只有这样，才能加深萧舞阳对他的信任。

必须有足够的信任，他才有一份机会。

他要赌的就是这一份。

窗外的阳光从翠竹丛中透射进来，正照在萧舞阳的脸上，展现出一抹莫测高深的笑意。

珠帘起起一响，衣声悉悉，一个轻盈的步履声缓缓移了过来，一只白玉般的小手搭在萧舞阳肩上。

“怎么不杀他？”

“杀他？为什么？”萧舞阳转过脸来，握住那只柔软的小手。“为了我。”

“这你？”

“他若不死，我迟早会死在那把牵牛刀下。”

“朱颜，你尽管放心。”萧舞阳拍拍那只小手：“只要在我身边，保管你长命百岁。”

“你自己也要当心。”

“我？”

“别看他对你百般恭顺，宋牵牛最厉害的就是一个忍字，忍字背后才是那把牵牛刀。”

“你很聪明。”萧舞阳笑了。

朱颜不但是个聪明女人，而且是个够味的女人，脸如朝霞，眉如新月，丰满、妖娆、一颦一笑，有股说不出的魅力。这样的女人就像一坛醇酒，令人觉得酣畅甘美，余味无穷。

“我不是要你夸奖，是要你记住。”朱颜柔声说。

“记住什么？”

“哎呀，你忘得好快，记住那把牵牛刀。”

“好啦，我会记住的。”萧舞阳握住那只小手，轻轻一带，一个柔软丰腴的胴体已倒进了怀里。

起凤山庄，绿意盎然。

万绿丛中，点缀着一角小小的红楼。

宋牵牛登上山径，禁不住心头突突直跳，他凭着一柄牵牛刀闯荡江湖十余年，但从来还没这大的胆子，闯进这片禁地。

陆起凤是武林中公认的圣女，这里就是圣地。

圣地岂可乱闯？

红楼隐隐在望，宋牵牛越来越害怕，两腿发软，一颗心几乎跳出腔口。

他听过很多传说，圣女陆起凤虽然艳如桃李，冷得就像一块冰，一块有棱角的冰，锋利无比，江湖上多少盛名赫赫的一方雄主，都得让她三分。

因此，虽然盛传陆起凤生得如何美艳，江湖上竟没人敢动半丝绮念。

好色之徒固然不少，怕死的更多。

宋牵牛暗暗后悔，不该收起这柄镶珠匕首。

他也知道萧舞阳的手段，要在半路上耍什么花招，那是休想。

说不定早有人钉住了他。

萧舞阳虽然只有一只眼睛，这只眼睛却神奇无比，任何事都别想瞒过他。

萧舞阳虽然只有一只手，但这只手无远弗届，要想逃过他的掌心，比骆驼穿过针孔还难。

在萧舞阳的控制下虽然只有几个月，但这短短的几个月，他又受到多少次震撼。

在萧舞阳有意无意的一句话，常会使他心跳不已。

在他的眼里萧舞阳不但天纵奇才，也是一代霸才，他服了萧舞阳，也恨透了萧舞阳。

萧舞阳是位大英雄，也是个大流氓。

宋牵牛一阵胡思乱想，人已穿过了一片疏林。

“喂，你干什么？”小径上忽然闪出两名轻装带剑的少女。

宋牵牛一怔，停下步子：“在下宋牵牛。”

“牵牛，牛在那里？”

“不是，在下姓宋，名叫牵牛。”

“哦，好名字。”右首一个长发拂肩的少女嘴角一晒：“不管你牵牛牵马，你来干什么？”

“在下奉萧大爷之命……”

“那个萧大爷？”

“萧舞阳。”

“你是说萧公子？不错，咱们认得他。”那少女冷冷道：“他已好久没有来这里走动，有什么事？”

宋牵牛松了口气，心想：“认得就好。”

“快说。”那少女在叫。

“在下奉大爷之命，献上一件礼物。”

他并不知萧舞阳差他送来这柄匕首是何用心，反正礼多人不怪，就把它说成礼物。

一柄镶珠匕首，价值不菲，照说也算一宗厚礼。

“礼物？”

“对，一件很贵重的礼物。”

“拿来。”

“不行。”宋牵牛的恐惧之心已消除一半：“萧大爷说要在下面交此间主人。”

其实萧舞阳并没有这么说，他想乘机一瞻圣女的绝代风华。

哪怕她冷得像冰，冰雕美人也是一件佳作。

“是萧公子说的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哼，稀奇巴拉。”那少女小嘴一嘟：“牵牛的，你乖乖的等着，不许乱走。”

“是。”宋牵牛果然很乖。

一张鹅黄软椅上，端坐着一位紫衣丽人。

乌黑茸茸的柔发掩拂着白如凝脂的粉颈，俏丽的身影纤纤卓立，风姿撩人。

可惜的是她背向而坐，不见庐山真面目。

红毡地上蹲着个青衣小环，正在替她修剪指甲，五指纤纤，莹白而匀称。